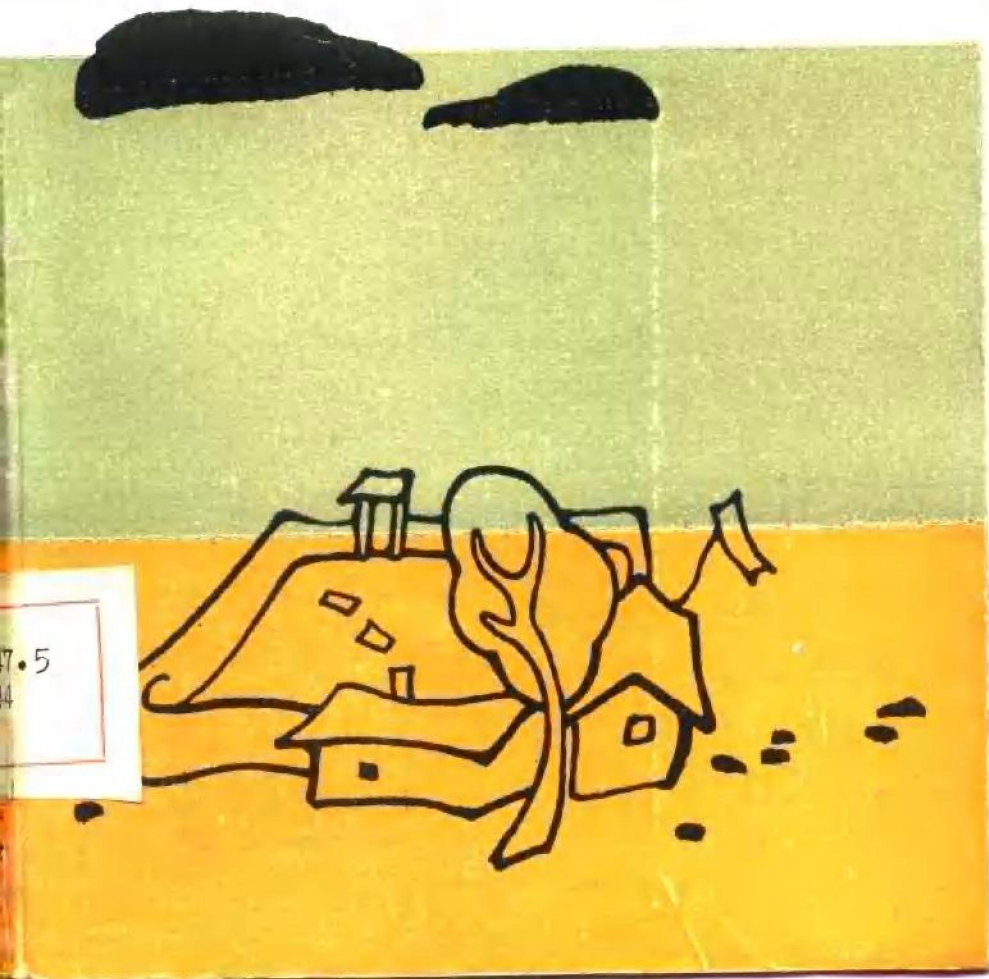


沧桑小户

朱春雨



沧桑小户

朱 春 雨

内 容 提 要

僻远的地方，寻常的人家，善良的寡母带着异父的两个儿子，熬煞几十年坎坷日子，在憧憬里厮搏，在痛苦中追求，在希望中反省。她集豁达、敏感、高傲、精明，甚至有些自私于一身，尽管经受了无数挫折和打击，她却从不心灰意冷。在同儿子、儿媳及至孙辈的和谐与失调的生活中，展现着她独特的复杂性格。她是性格化的历史，读者不难从中得到人生的启迪，从而唤起对今天的热爱。这是一部生活气息浓郁、立意深刻、文笔畅达、可读性强、具有深厚的艺术功力的长篇小说。

沧 桑 小 户

朱春雨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160千 印数：1—14,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10·349 定价：1.05元

夏 嫂

1

月牙营三宗宝：油煤、豆腐、山葡萄。

油煤，这是当地的土称呼，其实就是无烟煤，又叫白煤，是煤化程度最高的一种煤，色黑、质硬、有金属光泽，燃烧时火焰短炽而少烟，不结焦，又是制造石墨、电石、合成纤维和碳化硅的好原料。但月牙营的人们说起他们的油煤来，那可就神了。说这种煤划根火柴就能点着。前清时，挖煤的造了一回反，用的就是一根火柴，烧了三个多月，矿脉陷下去，成了现下这个月牙泡。其实，这月牙营的煤，比起河南焦作或者山西阳泉的无烟煤，那是差了好大一截的。这也难怪月牙营的人，习惯了乡情观念，常使人意气用事，去做那些不正确的结论。再者，月牙营的煤藏量有限，国家按小矿规模经营，为的是使这个矿能细水长流地挖掘，保证这一带偏僻山区的燃料供应，免得将来从外地往这儿运煤烧，因此连铁路也没铺。再说，新

中国是建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刚建国不久，又是抗美援朝，月牙营这种小矿虽说比那会儿日本人的东边道薪炭株式会社多了劳力多了井，干活人心情也大不相同，但靠煤起家的月牙营镇，却没有多大发达。煤井在月牙泡南的土山上，月牙泡的月牙弯儿里，抱着老高的一座矿渣堆，矿渣堆的远处，大大的天轮儿一年到头在云彩里转着，象要把满世界的云絮都搅到上面纺成线似的。月牙泡的月牙背这边，是一条弧形的小街，小街依山傍水循势而上，一律的泥墙矮房，又是草顶的居多，间或有那么三两间青瓦或是红洋瓦的屋顶，显得那么出格，那么别扭。每逢农历二、五、八是月牙营镇的集市，这条虾米腰般的羊肠小街展示着它潜藏的繁盛，满街筒子摆满了骑自行车、赶毛驴、推独轮车或是胶皮双轮手推车的行商货摊；卖布匹的，砸洋铁的，倒腾皮毛山货的，收买细莘、贝母、人參的，加工杌子板凳的，经营青蔬果鲜的……更不用说烟酒肉蛋，那是满地大篮小篓装着，任着买主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有时候，还有关里边来的耍猴的，这就更给集市添了彩，使这个偏僻闭塞的边疆小镇浸透了欢乐。这集市最热闹时节还是秋景天，一过白露，镇北大岗后，山葡萄便漫坡漫岭地熟了，秋分上市，寒露是正市，截止到霜降终市，月牙营镇的小街是山葡萄的天下。人挑、车拉、牲口驮，运进来，运出去，飘着煤灰的空气被山葡萄沤变了味儿，到处都是酸溜溜的，烦死了镇上的人。这山葡萄不是可口儿的瓜果梨桃，黄豆大小的葡萄粒儿，哪个人也受用不起，只

要咬破皮儿用舌头那么一舔，得，立刻酸倒了牙根，酸透了浑身，酸进了骨头，这一带很少有能一口气吃五个山葡萄粒儿的人。倒是有一人，一次吃了两泥钵山葡萄，成为一时的奇闻。这人便是街拐角上开豆腐坊的夏嫂，吃山葡萄的事情发生在她领个孩子改嫁给矿工老夏的第二年，那会儿她怀了孕，可后来小产了，不然，准会生个儿子，人不是说“酸儿辣女”吗？啧啧，这么酸的山葡萄，真是没法儿叫人消受。可它却是月牙营的三宝之一，通化那儿的大土产公司，在秋上专门派员到月牙营来收购山葡萄，出的是大价钱，运回去酿那有名的葡萄酒。据说山葡萄酿的酒是葡萄酒里的上品，色正味醇有营养；月牙营的矿工们都是喝老白干还不过瘾的主儿，很少有人去尝那蜜水儿似的葡萄酒，也无从知道通化葡萄酒的优劣。他们眼见的，是月牙营左近的农民，这一市山葡萄，腰包儿全都鼓起来了。不怪人说：粮秋菜秋，抵不上一个山葡萄秋！集市上满是喜眉笑眼：解放了嘛，翻身了嘛，好日子这才开头啊！虽说朝鲜国那边开了仗，大伙儿都挂念着抗美援朝的大事，可毕竟是当了主人了呀！当主人的和当奴隶的，心情怎会一样呢？多少忧心事，也挡不了主人要过上好日子的愉快。山葡萄丰收季节，也正是月牙营镇上笑声最多的季节。这个季节却辛苦了月牙营镇、矿联合治安保卫委员会。联合治保会办公室在羊肠小街的尽西头高坎上，那儿原有一座土地庙，石头奠基砖起墙，红檩红柱红木梁，脊顶还镶了几块琉璃瓦，虽说不大，可是这镇子上最宏伟

的建筑了。破除封建迷信，矿工们把庙里的泥胎神像丢进了月牙泡，那泥胎神像自然化成了浆浆水水，早不见了影子，里边的作筋骨的木架草把儿也都烂了。那没有香火的土地庙，在一秋里却彻夜亮着灯。有什么法子呢？山葡萄的丰收，突然间给这个小小的镇子增加了许许多多不熟悉的面孔。在鸭绿江那边还响着枪炮声的国家非常时期，联合治保会自然有责任提醒群众防奸防特防火防盗防颠覆，镇子上车来人往，你知哪个是小偷或是特务？说不定山葡萄筐里就装着要往煤井里放的定时炸弹呢！况且还有接着“三反”运动的“五反”运动，捉奸商，打“老虎”，任务不轻。为了谨慎起见，昼夜三班组织巡逻哨。结果，看见过信号弹从山葡萄蔓子底下升起来，老没捉着那打信号的，只逮着两个盗伐矿山木材的，也没打着“老虎”。败兴加劳累，使土地庙院里这一秋气氛不爽。

和土地庙气氛相反，在羊肠小街东头拐弯处，那跨月牙泡去矿井的板桥头夏嫂开的豆腐坊，这一秋却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借着山葡萄丰收的机会，明明白白正正当当地挣了一泡好钱，咳咳，眼瞅着那零碎票子往夏嫂豆腐锅里飞，谁也说不出来个不字儿来。人家夏嫂凭本事做出来一手好豆腐，赶集的人十有八九都要来上一碗，就是不饿，也想香嘴。于是夏嫂手里的票子就零变整打成叠儿，装进了木梳匣子里了。月牙营人提起夏嫂的豆腐，那和广东人提起蛇菜、山西人提起汾酒、北京人提起烤鸭差不多，简直是一种骄傲。夏嫂做的豆腐有个响亮的名号，叫

做忘魂豆腐。顾名思义，不难猜出月牙营的人把豆腐列为三宝之一的理由了。

这忘魂豆腐，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色、香、味，都有点独到处。搭眼看那豆腐颜色，就不是平常豆腐那样的白色，它是黄里透红，切成方块，六面都闪光，好象磨光的玛瑙石；一种家常吃的东西，做到叫人耐看而不忍开口去尝，倒是一桩本事。豆腐盘子一开包，一股清香便散满半条街，这香味儿，使人们拿出早买好的豆腐牌子（凭牌子兑豆腐）往夏家豆腐坊汇聚，尽着兴儿不花钱地闻香；那些会吃忘魂豆腐的人，先是闻上那么一会儿，先让胃口有个准备，免得囫圇吞枣，才能细品滋味。那在制作过程中逐次加进的花椒、胡椒、大料、茴香、姜汁、芝麻、葱屑、蒜泥、糊米水、山梨浆……各种各样佐料，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忘魂豆腐配出了酸甜苦辣咸；豆腐进口，居然能依每个人的喜爱突出某一种味道：喜甜者会尝出蜜味，喜酸者能品到醋味，你说奇也不奇？还有，夏嫂点豆腐不用石膏，也不用卤水，她用的是自己做的加着西瓜的黄豆瓣酱，这又给豆腐增加了瓜果香。并且，这豆腐入口觉得嫩，吃上几口，又会觉得有嚼头，越嚼越有回味，多少有点象鸡汤煮过的湖南香干。如果再精细加工，溜、炒、烹、炸之后，足可与山珍海味名馐大菜配伍。忘魂豆腐果然是名不虚传。可惜这豆腐不占地利，要是在大码头，说不定会撑起一家酒楼餐馆，使其名闻遐迩……世上不遂心的事何其之多，岂止忘魂豆腐？忘魂豆腐虽然没入上名菜

之列，倒积下了一点阴德：夏嫂就是靠它才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夏嫂走在月牙营当街，总是趾高气扬地挺直了腰杆，忘魂豆腐换来的夸赞和叹服，遮拦了她生活溪流里的痛苦和哀伤，换来了她的尊严，也铸成了她的自信。自信给她带来一身活力。她四十过五，脸不打皱头不白，两只眼睛漆也似的亮，谁也断不出她是遭了半辈子磨难的寡妇。想当初她到这月牙营，带个孩子嫁给矿工老夏不到一年，就在她小产那天，矿井冒了顶……她拖着血渍未干的身子去埋血肉模糊的老夏的尸首，月牙营的人哪个不说她是颗灾星呀？人言可畏，但她又不能去堵人家的嘴。天眼不瞽，真该让福星落在夏嫂的头顶，哪怕落那么一会儿也好哇。寡妇人家熬日子，酸苦辣咸渍着一颗冷落的心，独独缺少的是甜滋味儿。庙上求签，镇上卜卦，八字儿批了好几回，都说她命里犯尅星，生来是个遭灾的命，不尽劫数，难得觉行圆满，因此她便死心塌地去领受磨难——有那些在卜签卦谱上注定的磨难，怎敢枉想福星临门呢？老夏前妻留下的儿子，比她带来的儿子小一岁。想想吧！唉，一个寡妇能把两个刚啄蛋壳的雏儿似的儿子拉扯成人，是那么容易的？不要说让孩子上学念书，就是鞋脚穿戴、胡乱填饱连她自己在内的三个肚子，就够人看着倒竖汗毛的了。可夏嫂撑持过来了，大儿子成了月牙营煤矿上的劳模，相片上了光荣榜；二儿子从矿上参加志愿军，邮回来两张立功喜报，信上写了什么清津江、马良山的，夏嫂也倒初通文字，却不熟悉朝鲜地理，反正明白了二儿子

是立了功的。小子立了功，老子脸光彩，夏嫂也不例外。大儿子前年春上娶了媳妇，在去年秋上生了个小孙女，孩子周岁正好耍，这一秋越长越撩人儿。眼下，夏嫂忙的是为二儿子张罗婚事——二儿子参加志愿军归国报告团，说是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作完报告后，上级放他二十天假。夏嫂打谱儿趁这空儿让二儿子把媳妇娶了，省得老是吊着一颗心；二儿子在枪林弹雨里，她促神儿间也往不吉利处想过。二儿子未婚妻是矿上的模范青年团员；人家倒不急这事，更不知夏嫂打这算盘的隐私。当然，她就是知道了，也不见得对夏嫂这隐私作出什么孬评价来。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自私一点，也是可以叫人原谅的。添丁进口，两个不是一窝儿的儿子又无可挑剔，日子总算熬熬过来了，夏嫂还买了个小院子，立起了豆腐坊的门市。凭啥？凭的就是忘魂豆腐呀！看来，老天还是有眼，夏嫂头顶正福星高照哩！按照卜签卦谱和八字儿的批法儿，这是夏嫂否极泰来、凶去吉临、时来运转，那酸苦辣咸渍透的心，该放到蜜罐里泡泡了。夏嫂怎能不为自己得意呢？夏嫂怎能不叫镇上的人佩服呢？连那些爱用猥亵的眼神儿挑逗女人的“老煤黑子”，到了夏嫂面前，也不能不肃然起敬，刮目相看。每当这个时候，人们自然想到给夏嫂挣来名声的忘魂豆腐；而夏嫂自己，想到的却是给她成全出忘魂豆腐的一盏玻璃煤油灯。

这盏玻璃煤油灯，是夏嫂那做了一辈子豆腐的老爹临了传下来的。铜油盒子上焊着四只三条腿儿的蟾；蟾嘴吐

出铜钱串儿，竖得溜直，成为灯柱；灯柱间镶着玻璃，四面玻璃上各有一个红字，写的是“福星高照”。据夏嫂老爹说，这东西是夏家老辈子开豆腐坊的人在李鸿章兴洋务的年月里，从天津卫花三两银子买的。说是纯粹国货，不是洋铜洋玻璃，夏家忘魂豆腐的手气，就是仰仗这盏灯。人们向夏嫂问起做忘魂豆腐的秘诀，她可以把所有佐料和工序都告诉你，唯独不能告诉你这盏灯和豆腐的关系。实际上，忘魂豆腐出众，根本全在熬豆浆上；而熬豆浆就离不了这盏油灯。夏嫂十三岁的时候，就跟她爹在这盏灯下看那熬豆浆的火候，锅底火该烈该温，豆浆熬到什么成色，全在吊在锅上五尺的这盏灯下判断。可见，做忘魂豆腐的手艺是夏嫂的传家宝，这盏油灯，就是宝中宝了。前年，月牙营镇从矿上拉来了民用电线，家家户户装了电灯，夏嫂曾把这盏油灯从熬豆浆的锅上边摘下来过，谁知电灯糟蹋了她两锅豆腐浆。她那个晦气呀，就别提了。她能辨豆浆成色，全靠这盏用惯了的油灯，电灯之下，她就没了准谱儿。还是别异想天开好，该循老律的事，万万不可添外彩儿，她又重新把这盏油灯挂到了熬浆锅上边五尺的地方。并且，她守着煤矿不烧煤，要买柴禾烧。也为的是掌握豆腐浆的火候。什么事情一成习惯就难改。

天天五更时分，从月牙泡南边矿井里下夜班的矿工经过木板桥，来到羊肠小街东头，都能看见拐弯处的低矮草房里，亮着昏黄暗淡的灯光，和别户人家铮明瓦亮的电灯就是不同，这在全镇是独一无二的。好兴儿的人扒着窗缝

儿往里瞅瞅，准看得见夏嫂在油灯下正熬豆浆，一会儿用烧火棍捅灶坑，一会儿用长把勺子伸进锅里搅和着溶着她的希望的白浆浆的东西，眼睛连眨也不眨，眼珠儿在那晦明晦灭的灯下定住了。在她这聚精会神逞能耐的时刻，就是天塌下来，她是不会觉得。有些捣蛋的同辈矿工，专在这会儿吓唬她，她是连睬也不睬。一等豆浆舀出了锅，一根烧火棍便会从那低矮的门扇后头飞出来，跟着，水气和烟气盎盎然的小屋里，涌出一股热来，随着这股热，丢出来夏嫂那串人们听惯了的话：“好小子，咱们走着瞧！早晚老娘给你点厉害尝尝！人不报，天报！”她把牙咬得格吱格吱地响，看去，谁要在这时落在她手里，她会把你骨头也嚼了。可是当她出来捡烧火棍的时候，倒无心去追赶那些捣蛋鬼，不是她对他们软了心（她始终认为这些行为是欺侮她没有男人），而是她发现刚才这一烧火棍打掉了房顶的压檐草，着实有点吃亏。咳，也是这房子太矮了。她本想把房子翻新一下，这是豆腐坊的门市呀，阔气点，让人看着顺眼，脚爱往门槛里头迈，关系着生意呢！只是这几天矿上的广播话匣子又在说“五反”捉“老虎”，她怕招来是非，翻修门市的打算也就暂且撂下了。不过，后院的五间房她还是换了梁柱檩条，房顶也换了小青瓦，跟新盖的似的，门窗户壁，该泥的泥，该刷的刷，该油的油。给二儿子当新房的那一间，还糊了蓝花纸的纸棚，把上下横开的乡气的方棂窗换上了左右顺开的大玻璃窗，土坑扒了，打了火墙，安了一张从集市上买来的雕花木床

（也不知是哪个从前阔气讲究的人家出手的）。年轻人爱赶时髦，当妈的就得体贴，再说，大儿子是亲生亲养的，二儿子是亲养的不是亲生的，夏嫂凡事都偏着老二一点，倒是个精明政策，这么一来，不光家里和和睦睦，就是外面，也少了许多飞短流长的闲言碎语，夏嫂里里外外都落好儿，她把大小事情全料理得四下见光，八面玲珑，不能不叫人服气。月牙营镇上的好胜女人，常用这么一句话难为不置家的男人：“一个男子汉大老爷们，不如人家夏寡妇，真该自己撒泡尿呛死，还有脸活？！”夏嫂成了想过富庶日子的人们的楷模。在儿子面前，她更是有威有信，说一不二；儿子们也是百依百顺，恭恭敬敬。谁不说夏嫂是个少见的好妈？这样的荣誉和处境，夏嫂觉得受用，暗下也兀自苦笑：“唉，还不是忘魂豆腐起了家？”于是，她更爱惜她那盏祖传的熬豆腐浆用的玻璃煤油灯……

玻璃煤油灯芯爆着灯花儿，这是喜兆。灯光下，又一锅豆腐浆沸沸腾腾，夏嫂的心热得不亚于这锅豆腐浆。这一秋上，忘魂豆腐的进项给二儿子办喜事，那是富富有余的。她真想让大儿媳妇把矿上的活儿辞了，和她一块做忘魂豆腐。遇事三思的夏嫂在大儿子娶媳妇那天就有这念头，但这话至今还藏在心上，她怕说出来，落个不知深浅的结果。她还是靠一匹四个白蹄儿的小毛驴做伴儿，在烟雾弥漫的豆腐坊里享受着她的物质欲的满足和创造的欢乐；煤油灯光，在她看来，那是天下最大光明。

青莲色的晨曦里，煤油灯光变成了如豆的黄点儿，头

一板忘魂豆腐便压好了，月牙泡畔小桥头响起了夏嫂颤悠悠的歌儿般的叫卖声：“热乎豆腐——忘魂豆腐！”豆腐味道随着这声音扩散着。

今天又是集，她想把豆腐早点卖完，好到集市上给二儿子再张罗买些办喜事用的东西。这些事，大儿子夫妻俩帮不了她的忙，人家在矿里有班上呀！话又说回来，就是大儿子夫妻俩插得上手，她还不放心呢！这个家，凡没有她自己亲自调理的地方，她总是不如意。

“忘魂豆腐热的——”

萤火虫般的灯芯还在燃烧，可是白昼的光线已经把它昏黄暗淡的光线淹没了。大概是夏嫂一时忙得忘了吹灯，让它白白地耗油。

当街充满了山葡萄的酸味和山葡萄叶发酵的气息，别人噤着鼻子，夏嫂却闻着喜欢，叫卖的嗓子在这样的空气滋润下，显得分外动听。

2

夏嫂的大儿子夏求福，在月牙营煤矿当支架工，这也算子承父业吧，他的后老儿活着的时候，就干这行当。矿上人留下的咯儿说：有能耐别吃支架饭，阎王跟着后腓转。人家挖空了的地方，你要去立柱子，顶住掌子棚，别让塌下来，那真是豁着胆子专往危险里头走。想当初老夏要不是当支架工，兴许还不至于丧命呢。大儿子自打当上

支架工，夏嫂心里就不是滋味，任儿子怎说现今有保险工具、安全措施，她也是提心吊胆的。不过，什么事都是一天惊、两天怕，三天敢跟鬼吵架。大儿子把支架工干了这么久，又因此当上了劳模，夏嫂也就把对支架工的犯味劲儿泄了；加之支架工拿的又是大劳金，到月头上，大儿子就把一叠沉甸甸的票子分文不少地放到妈的手掌上。夏嫂当面把那叠票子不经心地丢进木梳匣子里，背地里，她手指抿着唾沫过数儿，悄没声地给大儿子单立了个帐，以防将来家里在钱头事儿上有纷争的时候，好有据可查。妈这人，老谋深算，大儿子哪有这么多心眼儿。

夏求福这个人长得眉清目秀，细高挑的个子，细白的肉皮儿，看去真不象个能干力气活的人，可一二百斤的东西，上手象捏根鸡毛似的。对人呀，千万不可貌相。十多年前，镇上有伙小无赖骂过夏求福是随娘改嫁的带犊子，他一时火起，赤手空拳地在西头土地庙前和那几个叫阵的小无赖开了战，直打得那几个膀大腰粗的小无赖鼻孔窜血，免不了夏嫂要向人家的爹妈赔不是，足足花了五天的忘魂豆腐的进项，给人家买药治伤。可夏嫂没说大儿子一个不字，她觉得这是给她争脸壮气。果然打那以后，没人再敢在夏家人面前动手动脚或是满嘴喷粪的了。那会儿，老二夏来福个头还没发起来，老大能够让豆腐坊门楣生辉不受辱，夏嫂喜出望外，对大儿子疼得无可无不可的，表面上又不敢露，生怕人家借题发挥，说后妈偏心眼子；反过来，吃穿糜费上还得亏着老大，足着老二。夏嫂没料到

大儿子越长越蔫头，灵嘴俐舌的一个年轻人，变得说一句话也要哼哧老半天，憋得脸红脖子粗，菲薄的嘴唇儿直哆嗦，肚子里除了下水，没装多少机灵气。这叫她把疼爱暗下转移到渐渐学会照她眼色行事的夏来福身上。可求福毕竟又是她身上掉下来的皮肉和血脉哟……种种情分关着，夏嫂不高不低地掌着这个家庭的定盘星。孩子们（包括没过门的二儿媳妇）都罗在她喜怒哀乐的经纬里。这可是命里注定的福？

一大早，夏嫂就把下夜班歇白天的大儿子打发了，去三十里地以外的火车站接老二。按老二来信说的日子估摸，老二该在这几天到。前天夏嫂停了一天忘魂豆腐（为儿子值得）白跑了一趟；昨天，大儿媳妇休班，抱个孩子高兴而去，扫兴而归。夏嫂并不因此冷情落兴，她坚信，通着通化城的火车今天准能把昼思夜想的老二送来。

求福揉着觉没睡足而发红的眼，在秋雾里走了，她又吩咐大儿媳妇：“我说他嫂子呀！”她总这么指着老二来呼唤大儿媳妇，这或许是这一带的老俗。她话音没落，便有个脆生生的声音在后房里回答：“我在听着呀，妈！”

夏嫂正在前房后窗跟前擦她的玻璃煤油灯，一根竹筷子上缠了棉花团，伸进玻璃灯罩子里蹭灯烟子，一边蹭，一边张嘴往灯罩子里头哈气。山区秋季特有的天空，明澈得水也似的，阳光从水也似的天空洒下来，照进了夏嫂的外姘内秀的小院子，一群还没停蛋的母鸡在阳光下啄石子儿，两只白鹅躺在豆腐渣缸跟前晒太阳，两只被豆腐渣吹发

了身子的肥猪慢吞吞地哼着。四个白蹄儿的小毛驴默默地嚼着草料……阳光耀着夏嫂的眼，她微眯着，沉醉在这小院的宁静里。

“妈，我在听着呀！”脆生生的声音在后房里重复着。

夏嫂并不回声，她似乎在思忖着自己的分派相当不相当。可这会儿，后房门吱扭扭响了一声，随后掀开一道缝儿，缝儿里露出半张娃娃脸来，另一半脸，掩在一个丰腴的乳房下边。接着又是那脆生生的语声：“哎呀妈呀，你看我可怎么办？我这眼看到了接班的钟点儿了，这孩子还是咬住奶头不放……”说话间，后门扇下边伸出一只脚，灵巧地在把门往大处开，那脚上穿的是灰布拉带儿胶皮底儿翻上的梭口鞋。这只鞋的做工，足可证明穿这鞋的人有一手好针线。穿衣戴帽鞋当先，鞋脚上利索，自添三分仪表。往上看那裤子，也是自剪自裁，虽不是城里式样，倒也不俗里俗气，穿起来那么可体合身；上身一件对襟打襟儿的蓝底白碎花的褂子虽然被吃奶孩子揪走了形儿，但从肩、肘、腰上，也看得出尺寸相应，缝裁都不同一般，袖边兜口压的白袂子，颜色也搭配得顺眼，正好打扮健壮而又窈窕的身姿。门开了，和健壮而又窈窕的身姿谐调的秀脸儿出现在后门口，白皙的方脸盘上，缀着一双文文静静的眼睛，细眉毛弯弯直到鬓边，鼻梁儿不高不塌耐人看，朴厚的嘴唇多少有点翘，上边挂着笑。要说这长相的短处，那应是少了一点棱角，这象她的绵软性儿似的叫人